

## 平凡人生

西边的日头刚沉下地平线，天亮拖着行李箱的身影就出现在村头小道上。这个即将从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，突然返乡复读的举动，像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，让整个村子炸开了锅。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，到处都是关于他的议论，村民们直摇头：“这娃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！”

我和天亮打小就是穿开裆裤长大的玩伴。他个子不高，身形单薄，走路总爱迈着外八字，性格却格外耿直仗义。初中时，他对地理和历史近乎痴迷，能捧着一张地图坐在角落看上一整天。课间总有人打趣他，一来二去，“地球仪”的绰号就传开了。这个外号名副其实——课堂上，他常掏出刁钻问题把老师问得一时语塞；轮到他讲解时，又能口若悬河，从大陆板块漂移讲到文明古国兴衰，引得全班掌声雷动。

## 人间真情

童年时，父亲的肩膀在我眼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，他每次下班将我举至肩上，他双肩宽阔厚实，坐在上面我仿佛成了世上最高的人，和父亲笑着闹着，张望着山那边的世界。

父亲是煤矿安全技术员，从我记事起他就忙忙碌碌，清晨醒来从没见过他的身影，半夜才带着一身疲惫归来。他的工装永远带着一股煤尘的味道，眼睛还带着一圈暗影，有时还会过敏发红，因为身上的煤尘只能用洗衣粉才能洗干净。

## 我的同桌

贺育锋

每每回到老家镇子，站在那宽广的中心大街上，我眼前便会闪过一个个身影。小小的个头“腾”的一声从自行车的后座上跳了下来，撞在了我面前，一张盈盈的笑脸，欢喜得像朵绽开的石榴花，那是读高二的暑假，也是我们最近的一次相见。她是我的小学同桌，她家离我们小学最近，大约三四百米的距离。她卷卷的、蓬松的刘海遮住了上半边的额头，国字形轮廓的面庞，眼睛里透出灵性和热情，脸蛋饱满，圆嘟嘟的，这些面部特征组合起来显出了她先于当时年龄的成熟和稳重。她的身高虽然低我小半头，但却像长我一两岁的小姑娘一样，不时关心着我，常带一点零食默默地放在我的书包旁，开始我很不自在，但心中却泛着一丝暖意。

记得有一年开学不久，是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我们那有炒馍豆的习俗，就是大家所说的棋子豆。同学们都带着馍豆、炒苞谷豆、炒黄豆、炒黑豆等。她则多拿来一些馍豆，放在课桌抽斗中间夹着我的侧，也不说话。我会意她的心思，就打开看了一眼，圆润、色泽黄油亮、粉笔头大小的方块形馍豆，面香和着油香沁入鼻腔，我的嘴里条件反射似地漫出了津液，不停地吞咽。不一会儿，我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工夫，偷偷地摸了一颗放进嘴里，轻轻地含着，舌尖抿着，一种油油滑滑的感觉，淡淡的咸味充满口腔，我心中溢满了幸福和感激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，有一天早上刚进教室放好书包，我的裤带就断了。这可咋办？我没办法走出教室，更没办法跑早操了。一会儿，同学们都出去了，偌大的教室空荡荡的，除了桌子凳子就是我，就连那黑板也好像在嘲笑我，似乎想看我出丑。很快，我同桌回到座位上，问我咋不去跑操。我把断了的裤带给她看，她愣住了，脸一下子红了，她低下头，抽出了自己的裤带，塞到我手上，那是一条红黄绿相间、菱形花纹图案的布裤带。我说：“那你咋办呢？”她说女式裤子侧面有扣子。这可解了我燃眉之急。

有一次，为了庆祝建校二十周年，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朗诵会。我被安排代表班级朗诵一首诗，上台后，我先背出第一句，一紧张竟忘了第二句。关键时刻，我紧张地望向周围，看着我的同桌，她仰着头盯着我，在她的脸上我读出了熟悉的口型，那正是我需要的台词，我立即背出了第二句，接着高声自信地朗诵完了，赢得了热烈掌声。走下台后，我看见了她离开会场的背影，似乎高出我许多。

她只上到小学毕业，便回家帮大人们操持起了家务，及早地走上了务农这条老路。

写完这些文字，我才恍然想起了《诗经·鹿鸣》，于是吟之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……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……”于此，心中的块垒得以消释。

## 好友天亮

李增勇

他上高中三年，我们联系渐少。那时的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学习机器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课本上。每次见面，他都拍着胸脯跟我开玩笑：“考上重点大学，我都没脸给我起名‘天亮’的‘老掌櫃’啊。”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的一所高校，成了村里的骄傲。

谁也没想到，临近毕业的他竟回来了。回村那段日子，他总是低着头走路，见人就绕道，仿佛躲避瘟疫一般。新班级里，同学们对这位“大学复读者”充满好奇，总爱围上来问东问西。可天亮内心满是自卑，表面上只能故作冷淡，把所有委屈和不甘都咽进肚子里，暗暗发誓要用成绩证明自己。

复读这一年，他一次都没联系过我。那时

## 安全“守护神”

王熙尧

我对父亲工作的最初印象是“黑警察”和煤尘遮掩下露出一口白牙。有次母亲带我去她工作的瓦检器修理室，父亲升井后来送瓦斯便携仪。年幼的我根本认不出父亲的样子：黑安全帽、黑工服、黑长筒胶鞋，腰上挂着黑色的自救器，对着一个黑乎乎张开双手的“陌生人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吓得扭头就跑，自此他在我幼小的眼里成了“黑警察”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的职责就是与井下的瓦斯、煤尘等安全隐患作斗争。他每日和同事

我因意外致残，满心怨怒，甚至在心里骂他没良心。直到他入学前夜突然打来电话：“兄弟，等我。”挂了电话，我从书柜深处翻出那叠泛黄的信件——那是他大学四年坚持手写的鼓励信。在QQ、微信盛行的年代，他依然固执地用钢笔写下温暖字句，反复叮嘱我“别因方便而懒惰，永远别放下学习”，正是这些带着墨香的文字，支撑我熬过了那些最黑暗的日子。

见面时，他瘦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，指间的香烟一支接一支，烟雾在他眼下浓重的黑眼圈旁缭绕。“没联系你，一是怕你担心，二是怕自己的事影响你心情。”他叹了口气，缓缓道出真相：原来毕业前夕，为帮受欺负的同学，他卷入一场冲突，被学校以“破坏校风”为由开除学籍。得知消息的瞬间，他觉得天都塌了，甚至

们深入矿井，探测瓦斯浓度、考察矿层压力、巡视通风巷道，犹如一个在地下世界里默默巡视的守夜人。我曾见过他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，密密麻麻勾勒着井下纵横交错如同血管的巷道，他用红蓝笔标出许多记号，他说那是矿井的摩斯密码。

随着矿区的发展，井下的安全智能系统越来越先进，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忙。他时常深夜被急促的电话唤去，第二天归来后双眼布满血丝，却只字不提劳累，升井后给母亲的电

## 二爸

刘超

停下手中的活，直起腰，用那粗糙的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你爸爸十七岁就当兵走了，家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男丁。我要是再走了，谁来照顾你的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呢？他们家里要是有个啥事情，我得随叫随到啊。你想想，你爸爸为国参军，复员后又在外工作，为国家作贡献。那我就必须留下来，把家里的琐碎事儿都料理好，让你父亲能在外安心工作。”

说完，二爸眯起眼睛，望向远方那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，目光中满是深情与眷恋，接着缓缓说道：“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这脚下的土地可不能亏待了它。你爸的那片地，我也一直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去年产的菜籽都榨油了，放在窑洞

## 洗澡

付增战

个小水池用来蓄水，首先得满足吃饭喝水需要。单位大院里也没有公共澡堂，所以洗澡是一件困难和奢侈的事情。

慢慢知道了洗澡是一件生活中重要的事情，所谓城市里的小孩当然要比乡村里的小孩聪明，也更加重视形象，不会让自己傻乎乎、脏兮兮地出现在别人面前。因为洗澡不方便，所以只能想其他办法。从我们单位院子下大坡，半坡处有一家铁路系统的水泥厂，再下到坡底往北，顺着210国道走两公里左右的路程，是一家市属的水泥厂，这两家水泥厂都有自己的职工澡堂。但人家的澡堂主要满足自己职工工作的需要，一般不对外营业。好在市属的那家水泥厂规模很大，职工澡堂总是有多余空间，有时候也会卖票接待外面人，于是我们就蹭人家的方便，瞅一个合适的时候，花一块钱去洗一次澡。

二十一年岁那年我中专毕业，暂时还没有正经工作。我一个同学也刚当兵复员回来，在我们单位院子半坡处那家铁路水泥厂干临时工，当门

## 时光里的蓝墙

周菲

记忆中，老院子的夏天总是裹着蝉鸣，母亲常说我像只安静的小兽，总爱蜷在竹床上数星星，其实我是在等父亲那熟悉的摩托声。久而久之，我竟能从远处摩托的轰鸣声中辨出哪一辆是父亲的。有次暴雨突至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晾衣绳上噼啪作响，我仍固执地趴在门廊下，直到那束昏黄的车灯穿透雨幕。父亲浑身湿透地跨下车，从怀里掏出用油纸裹着的芝麻糖，展开糖纸时，那甜香还带着他的体温。

八岁那年的咳嗽像条难缠的藤蔓，缠得我昼夜难安。父亲带着我跑遍县城的中医馆，又辗转去省城的大医院。中药铺的药碾子声，儿童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，父亲在挂号处排队的背影，交织成那段时光的底色。那些日子，他突然变得很温柔，变着法子哄我吃药，还偷偷买我最爱的铁皮青蛙玩具。药罐咕嘟咕嘟的沸腾声里，我第一次发现，父亲的手掌那么暖，声音那么轻。

再后来，蓝色的墙成了我们家的公告栏。他用红色粉笔标出需要回访的客户，用黄色粉笔记下工人的工资日期。父亲的生意愈发兴隆，周边邻居竞相追随，但他始终恪守诚信，分文不欠。父亲常对我说，善待他人即是善待自

在家中写好遗书，打算一了百了。

“那天晚上，我把家里的酒全喝光了，想着下辈子一定要做个更好的自己。”他声音发颤，“可第二天清晨，我在父母焦急又欣慰的目光里醒过来，阳光洒在他们的白发上，突然我就想通了——再难的坎，爸妈都在替我扛着，我哪有资格放弃？”

夜深了，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崭新的录取通知书上。这次，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比之前更好的学府。看着他眼角未干的泪痕，我突然明白，这薄薄一张纸承载了多少血泪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我常常想起天亮的故事：人生路上谁不会摔跤？重要的不是跌倒的瞬间，而是重新爬起的勇气。他用行动教会我，带着伤疤前行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勇者。

话永远是一句：“一切平安。”“安全”二字，于父亲口中说出，总带着超乎寻常的份量。从小到大，每次出门他的叮咛并非“好好读书”或“好好上班”，而是“注意安全”，矿工子弟从小便知“安全”二字的重量，那是烙印在心上的谨慎和嘱托。

我明白：父亲肩上扛过的，何止是我童年时的好奇张望，他扛着巷道深处沉甸甸的黑暗，扛着千万个家庭的安危，扛着“守护神”这个名字的全部责任——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里，给你们都备着呢。”那一刻，我望着二爸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有敬佩，有感动，还有对这份责任担当的深深触动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悄然二爸的身上留下了痕迹。如今，二爸的背不再如往昔那般挺直，脚步也不再轻快。田间地头的活儿对他来说，也不像从前那般轻松简单。每次看到他微微颤抖的双手握紧农具，我的心就像被什么揪住一样。然而，即便岁月的沧桑侵蚀了他的身体，二爸眼中的坚定却从未改变。他依旧会时常踱步到田边，望着那片土地，就像望着自己的孩子，目光中满是关切与不舍。

在二爸身上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，更是一个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家庭责任的男子汉。他的坚守，如同关中大地上永不熄灭的炉火，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他或许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他对家庭的默默付出，对土地的深深热爱，却如同一首无声的歌，吟唱着最动人的旋律，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当的真正含义，也让这份温暖与坚定，永远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。

## 往事如烟

后来我长大了，奶奶开始教我煮绿豆汤。她手把手地教我控制火候，耐心地说：“火大了豆子容易糊，火小了煮不烂，这中间的分寸得慢慢琢磨。”我学得认真，可煮出来的味道总差些什么。奶奶尝了尝，笑着安慰我：“等你再长大些，就能煮出这味儿了。”当时我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差的是她没说出口的爱。

恍惚间，又看见奶奶守在灶台边，热气中氤氲着甜甜的豆香，她守着咕嘟冒泡的砂锅，把岁月都焐得柔软又绵长。

读过杨绛先生的小说《洗澡》，那本书不是讲物理上的洗澡，描写的是特殊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接受心灵洗礼的过程。也看过张扬导演的电视剧《洗澡》，那是一个围绕公共澡堂，讲述一家人情感变迁的故事。看来洗澡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文人雅士、凡夫俗子，人人都离不开，关乎身体，关乎心灵，也关乎情感。

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，能舒舒服服洗个澡，看来都是一件好事。



## 寸草春晖

王宝雯

芒种刚过，天便一日热过一日，白花花の日头下，大地几乎蒸腾起来。这时，我总会想起奶奶的绿豆汤，那股清甜的豆香，是我记忆里最沁人的清凉。

儿时，故乡的夏天有许多避暑法子：蒲扇轻摇，带来丝丝凉风；凉席铺展，承载着午后的慵懒时光；河水悠悠，是孩童嬉戏的乐园……每当热浪把小城裹得严严实实，连空气都被烘烤得干热烫人的时候，奶奶总会说：“娃儿，咱今儿煮绿豆汤。”

奶奶煮绿豆汤，头天就会把绿豆倒进搪瓷盆，那盆是过去的老物件，边缘已被磕得有些毛躁，但用起来却极为顺手。挑拣绿豆是奶奶最看重的环节，她总坐在窗边的小马扎上，佝偻着背挑拣豆子，瘪粒儿、石子、碎壳，都被她一一捏出来。“好豆子煮得沙，喝着才上火。”她念叨着，阳光从窗格子漏进来，把她银白的发丝照得透亮。

煮绿豆汤的火候最是讲究，奶奶深谙其中的门道。她把砂锅架在灶台上，先用大火将水烧开，等绿豆下锅后，转小火慢煨。她搬来凳子守在灶台边，时不时揭开锅盖看看，蒸汽升腾，模糊了她的脸。我总爱蹲在一旁，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绿豆，瞅着它们一点点变软，有时候我等着心急，不停地催促，奶奶就轻轻戳戳我的脑门，笑着说：“心急喝不了热豆腐，再等等，好汤不怕晚。”嘴上虽这么说，她还是舀起一勺，吹一吹，递到我嘴边。我早已等不及，舌头刚碰到汤水，就被烫了一下，忍不住“嘶”地吸了口气，奶奶嗔怪：“小馋猫，烫着呢，慢点儿！”可那豆香实在诱人，我赶紧又凑上去，小心地啜吸着，那软糯香甜的绿豆裹着温润的汤汁一起落进嘴里，沁人心脾。

等到绿豆绽开“肚皮”，汤汁变得浓稠，奶奶会往锅里撒一把冰糖，等糖慢慢溶化，汤就熬好了，她小心地盛一碗，置于凉水中冰着。不多时，奶奶便端出一碗碧莹莹的绿豆汤，青花碗沿冰凉，内里的汤水却温温的，豆粒半浮半沉，汤面还结着一层薄薄的绿膜。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看我喝汤，我急急地喝上一口，清甜的汤水滑过舌尖，瞬间抚平了喉咙的焦渴，一扫暑天的潮热与黏腻，再舀起一勺豆子吃，绵软起沙，粒粒在口中化开。奶奶的目光轻柔地落在我身上，仿佛我喝下的每一口，都悄然落进她心窝里。那个青花碗，盛着满满的绿豆汤，亦盛着我童年整个夏天的清凉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奶奶开始教我煮绿豆汤。她手把手地教我控制火候，耐心地说：“火大了豆子容易糊，火小了煮不烂，这中间的分寸得慢慢琢磨。”我学得认真，可煮出来的味道总差些什么。奶奶尝了尝，笑着安慰我：“等你再长大些，就能煮出这味儿了。”当时我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差的是她没说出口的爱。

恍惚间，又看见奶奶守在灶台边，热气中氤氲着甜甜的豆香，她守着咕嘟冒泡的砂锅，把岁月都焐得柔软又绵长。

## 麦田的守望

李梦芸

在城市的边缘，一片麦田悄然铺展。那是大地织就的绒毯，以深浅不一的绿和热烈的黄交织出季节的诗篇。麦秆笔直而坚韧，仿佛田野的卫士，守护着这方质朴的天地。麦穗沉甸甸地低垂，每一粒饱满的麦粒，都藏着阳光雨露的故事。

微风轻拂，麦浪层层涌动，似是大地奏响的旋律。沙沙声中，有岁月的呢喃，有农人的祈愿。与身后林立的高楼相比，麦田宛如时光缝隙中遗落的旧梦。高楼代表着现代的繁华与喧嚣，是人们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逐梦之地；而麦田，是自然的馈赠，是岁月沉淀的宁静港湾。

站在麦田边，泥土的芬芳与麦香混合，钻进鼻腔。闭上眼，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热度，那是孕育生命的力量。这里没有高楼里的忙碌纷扰，只有纯粹的自然之音。阳光洒下，麦芒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像是星星遗落在田间。

微风轻拂，麦浪层层涌动，似是大地奏响的旋律。沙沙声中，有岁月的呢喃，有农人的祈愿。与身后林立的高楼相比，麦田宛如时光缝隙中遗落的旧梦。高楼代表着现代的繁华与喧嚣，是人们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逐梦之地；而麦田，是自然的馈赠，是岁月沉淀的宁静港湾。

美国作家杰罗姆·大卫·塞林格在《麦田的守望者》中写道：“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想悲壮地死去，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则愿意为理想而卑贱地活着。”望着层层涌动的麦浪，我不禁想到，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，住进了高楼大厦，离开土地，就像孩子离开母亲。离开一辈子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，那份难舍与心痛，那种对土地的热爱与向往，是高楼大厦难以禁锢的。

此时，我坐在麦田田埂上，对着城市边缘的麦田，不由得喃喃低语，这是农民对土地最后的守望。